

稔花箋

吴茂信著

花城出版社

稔花箋

吳茂信 著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稔花笺

吴茂信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花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6.875印张 150,000

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0册

ISBN 7-5360-1608-5/I.1432

定价: 4.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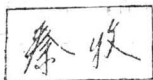
谨以此书，献给使我成果倍增、困难减半的人

——作者

责任编辑：麦婵

山 花 的 风 采

——吴茂信《稔花笺》序



广东的许多市县，这几十年来，逐渐涌现了一批代表性作家。并不是每一个县都有这种人物，但是约莫四分之一的县是有的。这部分地方性作家，大抵生活扎实，作品富有地方气息。他们能够脱颖而出，历程自颇艰辛。有些人崭然露其头角之后，就被吸收到地区（现在的市）或者省里来工作了。我认识的这类文学界朋友，约莫有十几个。本书的作者吴茂信，也是其中之一。他起初是海康，后来是湛江市的代表性作家，这些年也被调到省文联工作了。

本书的名称叫做《稔花笺》，广东部分地区的读者，看到这个名字，立刻就会理解这意味着什么，外地的读者可就不大了然了。南国也和其他地方一样，山林里有多种多样的野果，山稔子、油甘子、灯笼果、苏木、茨梨等等就是。其中尤以“山稔子”（也叫“岗稔子”），特别引人注目，这是一种桃金娘科的小灌木，夏日枝梢叶腋间，伸出小梗，开五瓣紫红色花，花后结圆形果实。它的芳踪漫山遍野都有，生命力极其顽强，瘠土石缝，都能茁壮生长，许多牧童，就是把它作为饭后美果的。尽管它的果实个头很小，只比莲子大一丁点儿，但是味道不错，而且产量甚丰，旧时代国民党的逃兵，有一路以它充饥

亡命回乡的。因此，从前它有一个奇特的别名，叫做“逃兵粮”。本书作者采用“稔花”两个字做书名，大概是想显示一点乡土气息吧，他在其中一篇文章里写道：“雷州人，与雷州万物一样，倔强、坚韧、生机无限；不怕雷火，不畏风暴，世世代代，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，创造出难以估价的物质财富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。半岛的土地并不贫瘠！看那漫山遍野的稔子花，枝叶何其苍郁，花朵何其绚丽，她扎根荒野，默默地酿造果酱，慰劳辛勤耕作的农夫村妇，犒赏天真无邪的童男稚女，供他们享用，教他们陶醉。稔子花，半岛大地的精英，并不比岭表的映山红逊色！”这大概就是书名的命意所在吧！

但是，还有一层意思，恐怕是作者没有充分透露出来的。我觉得吴茂信的生平，也很像一株在瘠土、石缝中生长的稔子树。他的父亲原本长期担任香港一间中学的教师，后因日军入侵而返回内地，抗战胜利后由于一位友人的邀约在县里当了四个月的科长，旋又辞职再任教师。仅仅是这么一回事，后来就给他的家庭带来长期的灾难。他小时候常遭歧视，干过种田、采海、放牛各种各样的劳动。上学时由于功课和表现都好，一直念到师范毕业。担任过小学、中学教师。十年动乱中，“家庭关系”的陈年老帐有人旧事重提，他再被赶到偏僻乡村教小学。后来县里搞文艺汇演，每个公社都要提供节目，文学修养颇好的吴茂信被点名调出试编剧本，由于他的剧作演出一再在县里地区里获奖，还送到省里会演，他这才冲破了重重樊篱逐步走上了创作的道路，那些莫名其妙的禁锢也渐渐被冲决。“天道酬勤”。他后来也终于成为当地有代表性的文学工作者了。

像这些在石缝中生长的灌木，生命力总是特别顽强的。像这样的人学习和工作总是格外认真的。

雷州半岛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旧时代哪里是穷乡僻

壤，罪臣犯官流放之地。现在却渐渐成了盛产橡胶剑麻、鱼米珍珠、水果甘蔗、石油木材的名乡，我每次到那儿去，总可以看到许多新鲜事物。每一念及，常觉神往。这本散文集，记叙了当地的许多风情，也介绍了一批努力扭转乾坤，敢当大任的有为人物。我觉得也具有相当的可读性。

吴茂信是一位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工作的同志，描述的又是雷州半岛颇饶特色的人物风情，文笔流畅自然读起来有平川驰马的愉悦。所以我乐意为他的集子作序。他的文笔水平，从下面描绘海虾养殖场的一段作品中可见一斑：

“澄碧的池水中，虾群首尾相衔，恣意游弋，如同一条翠玉雕成的潜龙，又如蓝天上翱翔的鸽群。主人用竹竿在水中一划，惊动游虾，争相跃出水面，然后像雨点般洒落，溅起簇簇水花，荡起圈圈涟漪，仿佛虾池漾开的笑涡。细心的客人还会发现，对虾弹跳时，先是把身子收拢成一圈，然后突然张开，借着弹力远射出去，而且总是尾巴在前，看着这番有趣的情景，你准会从心里发出欢笑——因为你清晰地看到，一条耕海致富的道路在不断地向前拓展……”（见《耕海曲》）

瞧，这可不是相当饶有情趣，并且颇具立体感么！

吴茂信当然会不断前进的。如果要我提点什么意见的话，那么，我希望作者除了今后仍然注意作品的扎实、流畅，生活气息饶有意义之外，还更多地注意到奇警、风趣和穿插浪漫主义的笔墨。视野越广阔，概括力越强，能够运用的表现手段越多，也就意味着一个作家越臻成熟。

1991年9月于广州

驾驭雷声的人

——吴茂信印象

洪三泰

雷州，雷的故乡。

南渡河，雷州的母亲河。

缓缓的河水在干旱的季节里，瘦成了一条琴弦。琴弦震荡，弹着旱天的雷鸣，消失在焦灼的地平线上。

吴茂信，一个被晒成黑泥鳅似的孩子，望着天上的太阳发呆。他的牛在烈日下浮躁不安。他在哼着带火的雷州歌。雷州歌，是雷州半岛特有的方言歌谣，歌声如雷韵，悲切而悠长。

童年的吴茂信生长在雷歌的摇篮。他一脚踏着雷声，一脚趟着雷歌，在南方蔚蓝的天空飞翔。他记住了许许多多雷州父老世代流传的雷歌。那苍凉的《劝世歌》，他滚瓜烂熟。劝世，即劝人弃恶从善，劝人爱自己的家乡，爱自己的亲朋，爱勤劳勇敢的平民百姓。老人说：“雷神就诞生在赤（我们）的身边，谁做好事，谁做坏事，他都看得清楚，做了坏事会遭雷劈的。”吴茂信记住了这点。老人又说：“赤这里是历史的流放地，唐宋以后的罪臣犯官有不少被流放到这里。苏东坡、李纲、汤显祖等人的脚印留在红土里。”吴茂信怀念这样的历史。纯朴的民风，醇厚的民情以及雷州人的坚韧刚强的性格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，他懂得了正义和邪恶。他对神秘的历史人物发

生了兴趣；对历史和古典文学更是迷恋。他总是半夜挑灯读唐诗、宋词，读《古文观止》。十二岁那年，他在《中国少年报》上发表处女作《钓鱼》，童年的乐趣终于变成了铅字。他上初中以后，就常在县以上报刊上发表文章。读师范时发表雷剧作品。

泥土哺育他，乡情滋润他。他像破土的嫩芽，要挺拔向上。

然后，等待他的是什么呢？著名作家秦牧说：“吴茂信的生平，很像一枝在瘠土、石缝中生长的稔子树。”他面临着许多灾难。他的父亲原本长期担任香港某中学的教师，后因日军入侵而返回内地。抗战胜利后，父亲在县里当了几个月科长，后辞职当教师。就这么一个经历，他的家庭便蒙受长期的灾难。吴茂信在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师，十年动乱中，因“家庭关系”被赶到偏僻的公社教小学。后来，县里搞文艺汇演，每个公社都要提供节目。吴茂信业余为公社写的剧作得了地区奖，他的才华才被承认。他在重压下翻了身，成为当地有代表性的文学工作者。

灾难使吴茂信早熟；无休止的雷声使他不断警醒。他锻炼出坚韧不拔的意志。他依然眷恋着故土，沉浸在浓郁的乡情里。

“雷歌哺育了我，我要把心血倾注给雷歌！”他仿佛驾驭着雷声，风风火火地开始雷歌、雷剧创作。他写了许多独幕剧、小戏和雷歌。他早期的作品，有独特的结构，鲜明的人物，精巧的故事，动人的悬念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他雷歌创作的讲究比兴、夸张、隐喻，朴实无华，有土味的魅力。雷州醇厚的民风民情就像雷州米酒一样令吴茂信陶醉。

雷声是无畏的，有一种难以遏止的威严。吴茂信把它注入

自己的人格，并以之审视一切。还年轻的时候，他就懂得如何分析历史与现实，官与民，天意与民心，文艺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，提高与普及等问题。1979年，社会上出现许多冤假错案，人民祈求着清官断案，无辜者渴望自由。

吴茂信沉默了。他站在历史的流放地上，呼唤历史的忠魂。陈瑛，明清时生于雷州的大清官之一。他为官清廉，关心人民疾苦，在加强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吴茂信挑灯夜战，一出雷剧《陈瑛放犯》在人们焦急地呼唤清官的时候演出了，剧坛受到巨大的震撼。雷歌剧这个特殊剧种，竟也能表现重大题材。顺应民心的清廉之风，从舞台刮到社会。这个剧在广东省演出获得省优秀奖，中国戏剧志广东卷的卷首语，评点广东各剧种创作时，高度评价了吴茂信的《陈瑛放犯》。后来这出戏被拍成电视。

从此，吴茂信致力于雷剧创作，奠定了雷剧的地位。

八十年代初，吴茂信任《湛江文学》副主编，后任主编。他的创作路子渐渐地拓宽了。从雷歌、雷剧、小戏到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。他的小说创作也得益于雷州的纯朴民风。他陆续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，写雷州的父老乡亲，写美好的人性，写普通人的理想和祈望。《暖流》这本小说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老作家梵杨在序中说：“也许同作者写过剧本有关，这本集子里好些小说，故事都带有戏剧性，情节出人意料，却又入乎情理，读来意趣横生，令人信服。”我想，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，全得益于吴茂信对生活的熟悉和对生活的感受力。集子里的故事源于生活，却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义。他笔下的荣叔、荣婶、“石敢当”、村姑、雷妃能、白丽桃、洪传忠等等，都清晰地显示出雷州人的特有风貌和性格。连语言都散发出雷州的泥土气息。如“五花肉”、“后座肉”，“施肥淋水”、

“掌刀把镢铲”、“大头大脸，大手大脚”等等，不胜枚举。

“乡亲父老的喜怒哀乐，牵动我的七情；他们中间发生的故事，深深地吸引着我；他们的音容笑貌，时常萦绕我的脑际——于是，便形成我小说的环境、情节和人物。”吴茂信在《暖流》后记里说。

是的，吴茂信总是根扎雷州大地，一边挖掘历史和传统文化，一边体验和感受现代新的生活。乡土气息，民俗风情，历史渊源，构成吴茂信的小说、散文的氛围。形成了一股古今雄风，撩人肺腑。他的《陈瑛放犯》和《暖流》说明雷剧创作和小说创作血脉相连、相映成趣。现实的和历史的交错写来，表现雷州半岛坚厚的文化基石和崭新的蜕变现实。最近，吴茂信创作的优美神秘的雷剧《雷神的传说》参加省艺术节演出，把人们带回到雷州那古老神奇、朴实的文化领地；而即出版的散文集《稔花笺》竟是现代感很强，地方色彩很浓的作品。从远古到现实，从缥缈的境界回到稔花斑斓的土地，强烈的反差效果，昭示作家吴茂信驾驭历史和现实，拓展创作道路的能力。无论是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，不管是传说故事或者真实的人物，吴茂信的艺术氛园里，总有雷州半岛的沉闷雷声，那远近村落的袅袅炊烟，南渡河里的潺潺流水，辽阔平原的茫茫轻雾，渗透和溶解在字里行间。浓重的乡音萦回在历史和现实的空间。这便是吴茂信的创作特色和风格。

著名作家秦牧在为吴茂信的《稔花笺》作序时，详细解释了山稔花的由来和特性。吴茂信写道：“看那漫山遍野的稔子花，枝叶何其苍郁，花朵何其绚丽；她扎根荒野，默默地酿造果酱，慰劳辛勤耕作的农夫村妇，犒赏天真无邪的童男稚女，供他们享用，教他们陶醉。”我想，借用这段精采的描述来比喻吴茂信的作品的特点是很有恰切的。

吴茂信虽然从雷州半岛调上省文联并任省文联副秘书长，还主编《粤海风》这个刊物，但他不忘雷州的雷声，不忘南渡河的清流，东西洋的沃土。他依然在业余时间进行小说、散文和雷剧创作。他驾驭着雷声笔耕。但愿他的作品永远像山稔子一样，叶子苦涩，果实甜蜜，教人喜悦，令人陶醉。

1992年6月28日在羊城

（原载《文学报》616期 1993年1月14日）

目 录

山花的风采.....	秦 牧	1
——吴茂信《稔花笺》序		
驾驭雷声的人		
——吴茂信印象.....	洪三泰	4
张开彩翼吧，湛江.....		1
三元塔，愿你永远年轻.....		5
三元塔览胜.....		9
在寸金桥公园的塑像前.....		11
观澜归去枕花眠.....		14
宦迹贤踪仔细寻.....		16
平台俯拾.....		18
耕海曲.....		22
铁手起宏图.....		27
青山晨曲.....		31
植树节纪事.....		33
沙锅.....		36
虎趣.....		39
浴雨访翠亭.....		42
岁月峥嵘.....		46

玉匠功夫花匠心.....	49
走出云罅的星星.....	53
台胞怀念的陈瑛.....	58
心中的歌.....	61
祝《半岛文学》创刊.....	65
香泉涓涓.....	67
老朋相聚话更新.....	71
愿翅膀不再沉重.....	74
春天的信息.....	77
爱心永存.....	80
风范千秋照人心.....	82
耿耿丹心 浩浩正气.....	86
春风吹绿生命之树.....	98
金戈铁马回狂澜.....	114
举世瞩目的地方.....	122
催征鼓角借风雷.....	135
沙漠泛起绿荫.....	148
涛似连山喷雪来.....	156
卡字瑟太太的虚惊.....	163
开弓没有回头箭.....	172
星光炸耀映江村.....	185
奔向朝阳.....	194
春风吹过“金三角”.....	199

张开彩翼吧，湛江

湛江被国务院列为开放城市的喜讯，像一场春雨播撒在市民的心田上，催开了多少绚丽的心花。尽管无人公开声称，也仍然可以估摸得到，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价提高了许多。光荣感和自豪感是无可非议的。新的经济特区将在我们的面前兴起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谁能按捺得住内心的喜悦呢？

前有深圳、珠海，特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形象：特区，就意味着发展、壮大、繁荣、昌盛；特区，就意味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迅速富足。因此，特区才具有特别的魅力，令人心驰神往。作为湛江对外开放首期工程的人民大道，更是引人注目。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与深圳市的深南大道联系起来，不少人还迫不及待地要看个究竟。

他们看见了什么呢？

有人大呼“上当”——眼福未饱，却让烟尘给呛了个够。这是真的！你看，电铲从土堆里拉出，带起一阵沙尘；推土机掀掉了半座山坡，填平了一段沟壑，铁臂所至，扑腾起阵阵尘雾；道路尚未修好，连环扣似的车轮从浮尘满布的路面上碾过，鼓起滚滚浓烟……

然而，大呼上当便不妥当了。这“开发”二字，拆开来，不就是开拓和发展么？要开拓，就得来一个大的动作；要发展，就必须向六极延伸，携风挟电，纵横捭阖，岂能斯斯文文，一尘不惊？佛门标榜“即心是佛”，这固然是宗教的说

教，为我们所不取。不过，精神的作用是无可否认的。此刻，如果我们当真与开发区心贴着心，透过这蔽日的尘埃，不仅能看得见似锦的繁花、琳琅满目的商场和充满欢歌笑语的乐园，还会看见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景象，感到整个身心都是热辣辣的，仿佛在烈火中锻造。

我们能看见些什么呢？

朋友，你向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打听一下战场是个什么样子吧，他们必定首先告诉你四个字：硝烟弥漫。那么，眼前这风烟滚滚的情景与当年的战场像不像？他们一定会对你说：像！不仅形似，而且神似。打仗要克敌制胜，建设经济开发区也是一场硬仗，我们将遇到的艰难险阻，远不止是横亘在面前的一段土坡和一条壕堑。多少无形的顽石会使有形的犁铧断裂，多少带香味的毒气会使嗅觉迟钝的人发生窒息！道路，不会总是笔直平坦的。就说那令人闻之恶心的“左”倾思想吧，它是一条无形的绞绳，常常会把疾驰着的人们绊得个人仰马翻。我们要开拓，要发展，对此怎能掉以轻心！不是有人一提特区就皱眉，就骂娘么？甚至说：“什么经济特区，还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，张口就是钱？”这话吓不着人，如今不是“谈钱色变”的年代了。钱，不是物的化身么？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物，因此也就离不开钱。“左”先生除非不食人间烟火，不然，缘何对人家经济特区嗤之以鼻呢？其实，要打开局面并不容易，哪会像“左”先生们说的那么轻巧。看看开发区的同志是怎样工作的吧。他们肩负着比我们繁重几倍的任务，真可谓是“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”了。我到开发区采访，首先接待我的是进出口总公司的副总经理何启文同志。我们交谈的时间不足半个小时，却几次被他下级请示工作所打断；就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签批了三个证券、票据和文件，他的指示准确、鲜明、扼要，处